

韻聲

學韻

指叢

要說



聲
韻
叢
說

毛先舒 著

中
華
書
局

聲韻叢說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聲韻叢說

清 錢塘毛先舒稚黃著

近世考古者，亦知古音，而自牙吻未精明，故註韻多誤。如天字，古讀梯因反，而多注讀汀年，古字讀泥銀反，而多注讀甯。蓋天年，古與真韻相叶，若作汀甯，便是青韻。青是鼻音，與真韻相去甚遠，推此以求，註誤學者多矣。

古文用韻，有二字成兩韻者。子桑琴歌：父耶母耶，天乎人乎，父音甫，母音門，補反。只二字相叶成韻。天音梯因反，與人亦二字相叶成韻。邪乎四字，則餘聲耳。此卽一言詩也。四字兩韻，則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韓非名正物定，名倚物徙，史記甌窶滿溝，汙邪滿車，然潛龍勿用，實爲濫觴。其虛其邪，亦又繼作。劉彥和謂斷竹黃歌，二言之始，陋矣。前漢書：燕燕尾涎涎，燕涎涎，相叶。木門倉琅根，門根，相叶。是五字兩叶，亦見古人用韻之法。

古詩歌以虛字收句者，用韻俱在虛字上一字。其虛字則餘聲耳。如素絲組之，良馬五之，組、五、叶韻，之爲餘聲，如也字。則展如之人也，懷昏嫺也，云云。人、嫺、信、命、叶韻，也爲餘聲。推此，如今字、思字、且字、止字、忌字、矣字之類，其法略同。惟俟我于著乎，而則以乎而，二字爲餘聲。著素昭，叶法又小變。虞書：元首明哉，戡字左傳：我有圖生之杞乎乎字。國策：松耶柏耶耶字，招魂：用些字，大招：用只字，悉以虛字前一字成

韻。然又有虛字前一字不與通篇叶韻者。起句如鄺風。璫兮璫兮。不叶展字。鄭風。蔣兮蔣兮。不叶吹字。論語。鳳兮鳳兮。不叶衰字。收句如狂童之狂也。且狂字不叶上漆人字何也。蓋諸詩通篇皆不用兮字。且字。成文。接與歌通篇亦非兮字成文。只是單行一句作起結。不期叶韻。若鳳兮歌末。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既兩句用而字。使以已殆二字成韻矣。又如衛風。伯兮。邦之桀兮。既兩句用兮字。使以揭桀二字成韻矣。至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既不用兮字。便變作殳驅相叶。不叶揭桀可矣。蓋古人用韻之法。如此不憚繁舉者。亦見韻學精嚴。一無所苟。今人奈何類唐恣筆也。

李獻吉內教場歌。大同邪宜府邪。將軍者許邪。同字不叶府許者。是學國策松耶柏耶。漢書牢邪石邪之法。松字牢字。亦不叶韻。李更用兩字成句。小變其法。故覺生異。

毛詩。騶虞二章。末吁嗟乎騶虞。皆是單句作收。不必與通章叶韻。如麟之趾。篇。吁嗟麟兮。褰裳篇。狂童之狂也。且詩中此類頗多。而考亭不察。首章注叶音牙。次章注叶五紅反。誤矣。夫字或獨音。或數音。皆是定呼。豈隨聲可叶邪。

或以周德清中原音韻。不過寫北方土音耳。不知此書端爲北曲而設。故往往與北人士音相合。至其斟酌聲韻。宛傳喉吻。則具有精微焉。彼豈不願韻學純任土音。而輒著書垂世者邪。

臚仙所輯瓊林雅韻。全取中原音韻而稍更次之。并換總部之名。如東鍾換稱穹窿。江陽換稱邦昌。要與周氏之書。無大差別。或云周氏書是北曲韻。臚仙書是南曲韻。謬矣。

古詩韻與近韻讀法多殊。然有一韻聯文，竟與近韻無間，而讀者因之遂不信其爲古音者。此不可不辨也。如鄭風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車讀居，華讀敷，與琚字叶。此人之所知也。至召南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人見其通章如此，遂讀入近韻六麻，謂華車常讀敷居，反不信之。又如召南羔羊之皮，素絲五紃，皮讀備，與紃字叶。小雅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儀亦讀我，與上句莪、阿字叶。王風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爲讀我，與羅字叶。此人之所知也。至鄘風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人見其通章如此，遂讀入近韻四支，謂皮、儀、爲，常讀備、義、義，反不信之。不知古無六麻部音，而四支多入五歌。若華車等字，斷無讀入麻部法。皮、儀、爲等字，斷無讀入支部法也。

反切之法，上聲下韻，事甚簡捷，理亦顯明。或以字母之學參之，反滋煩紆。此沈君徵字母堪刪一論爲確然也。且字母起于神珙，在北魏時，而三國志呂布指劉備曰：大耳兒最叵信者，叵爲不可之義，卽合二字爲一音。上聲下韻，翻切已見，則翻切之無待于字母，亦明矣。又鄭漁仲書略論華梵音異，華有二合之音，謂雙音合爲單音也。如者焉、爲旃、者與、爲諸之類。梵亦有二合之音，而音中有抑揚高下，故婆娑不可爲索，娑譚不可爲埤。觀此則二音切一音，正是中國字學與梵氏字學正復有殊。世迺謂翻切必須于字母何邪？

予論句中藏韻之法，如四字二韻，五字二韻者，詳矣。至七字二韻，則後漢書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

周仲進嗣是題目俊顧及尉韻語尤多然皆七言之中以第四字起韻者也又有七言而以第二字起韻者列女傳秋胡子謂妻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古人僅見自是而下變爲填詞爲南北曲則法益繁矣

入聲月屑展輔而與曷點直喉通陌亦展輔而與覺藥斂屑通何也蓋入與三聲不倫本難一例也又虎臣亦作四聲表與予唐人韻四聲表較異夫予則於平上去入四聲中閒明穿鼻展輔六條相屬之理故不作耳

周秦讀牛字皆如疑獨頌絲衣其杯戴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牛當讀由乃與先後文叶頗疑之後徐思之知自堂徂基三句乃變韻之文基牛顓三字自相爲叶不與先後文韻相通也且三句云自云徂云及句意相似皆從此歷彼之謂則古人牛不讀由可以灼然無疑因思古人變韻處後人往往不覺漫以爲通者多矣聊舉一端冀讀者勿昧云

古人聲音未盡開故讀書多與今人相遠亦有聲隨代變古今不作者皆可案韻而得之也如周秦人讀書六麻一韻皆讀入魚虞歌三韻如車讀如居邪讀如徐華讀如敷家瓜讀如姑麻讀如磨珈讀如居阿反之類是周秦人聲無今六麻讀也四支中如皮儀爲猗之類皆讀入歌是周秦無讀皮如邪讀儀如移者也一先中天田顓之類皆讀入真周秦無讀年如泥延反讀天如梯烟反者也蕭肴豪中如蕭膠漕袍之類皆讀入尤是周秦無讀蕭如消讀膠如驕者也八庚中如明京衡英之類皆讀入陽

是周秦無讀明如名。讀京如驚者也。十一尤中。如尤、謀、裴、邱之類。皆讀入支。是周秦無讀尤如由。讀謀如牟者也。上聲如好、飽。多讀入有。野、馬。多讀入語。有久。多讀入紙。去聲如皓、道。多讀入宕。夜、柘。多讀入御。是周秦開于此諸字。皆無近代音讀者也。準此推之。而博攷古文。古人聲韻。庶可盡明矣。

俗聲去古益遠。呼字至有無復一音是者。如大有四音。詩卷伯。亦已大甚。論語稱大宰。大學稱大甲。俱音泰。蔡文姬悲憤詩。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馬明生詩。對虛忘有懷。遊目託容翁。風塵將何來。真道故可大。俱音遞。唐韻大入九泰。音汰。入二十一箇。音情。總無今呼達話反者也。如母有三音。詩小雅。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白狼王遠夷慕德歌。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懷慈母。俱音米。南華子桑琴歌。父耶母耶。音門補反。唐韻母入二十五有。音牡。總無今呼磨上聲者也。禮失故可求野。而芳言亦復亂真。可無審耶。

客問予曰。子嘗謂叶非古法。是已。而文多引稱叶韻何耶。予曰。叶之爲言諧也。和也。初非可廢者也。然有法叶。有臆叶。法叶者。有本而合古者也。臆叶者。無本而隨聲者也。所惡特臆叶耳。若法叶。則政當資是以考古文。詎可廢耶。

俗刻韻書。其通法繆誤甚多。然有可概而廢之者。則轉通之說也。辟如江入東。冬。古江音本近東。冬。三部相通。未嘗扞格。後人讀江如姜。遂謂通東。冬爲轉聲耳。又如庚半入陽。古明本讀芒。橫本讀黃。英本讀央。漢本讀剛。原屬正音。初非轉叶。推諸他韻。亦復同然。則所云轉通者。誠贅詞耳。

三江一部，獨近七陽。傳訛已久，今驟謂音近東冬，人故疑之。予姑無援古文爲證，卽如窗字，今多讀如瘡音，而窗上烟窗時猶呼窗如葱，此可徵也。斯亦禮失求諸野者耶。

車遮部韻，至元人而始有。在周秦止屬魚虞，及歌在漢魏止屬歌，在唐宋止屬麻，是凡四讀，而始得車遮音耳。

晚唐及宋人之于詩韻，元人詞之于詞韻，明人曲之于曲韻，多不復可爲標準。作者旣已傳訛，而注韻者輒復引之爲證，益眩惑矣。至古韻尤未易言。韓退之文章宗匠，尙不識韻，況吳才老、楊用修、方子謙諸子所編著，輒可引爲成案，藉爲金科耶？今人不肯沈深讀書，又喜自豎義，毋怪說愈紛拏，而理益晦耳。韓愈蝸蚪書記云：作爲文詞，宜略識字，然愈識字，頗不深，如諱辨云：漢之時有杜度，不知杜上聲，又平聲。晉有杜蒯，劉昌宗讀作屠，無讀作去入二聲者。度，去聲，又入聲。詩：周爰咨度，無讀作平上二聲者，則杜度二字，非同音矣。云：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不知治天下治字，平聲，非去聲也。又子產不毀鄉校頌，以監叶言，徐偃王廟碑詞，以頑叶眈，古音旣無此通法，考之唐韻，益謬。愈蓋讀監爲肩，讀眈爲丹，故也是愈於本朝字，尙識之不盡，歟吐有乖，何論蝸蚪書耶？

或問古韻斷自六朝，唐韻斷自李唐，此最爲允，而予以古韻斷自晉宋以前，唐韻斷自齊梁以後，何耶？且唐韻旣唐人所作，齊梁豈能預見其書而用之耶？予曰：韻之從來，如犬牙交，最不易分，而晉宋合古爲多，齊梁入唐益密，故于此分之，亦言其概耳。韻欲嚴而惡濫，齊梁而後，篇章通古韻者，亦恆有之，要是

數十分中之一。餘俱與唐韻無差。則用唐未失其方。如直儕于古。斯恐其濫也。若乃唐韻出孫愐之手。而律及齊梁者。愐蓋迹古人而著書。非謂古人預窺其書也。今柴氏古韻通。且律及周秦而亡弗符。豈亦古人預見之邪。

毛詩音通。古韻半功。楚詞上口。韻學什九。蓋詩騷誠韻家之宗也。要之三代以上人書。往往涉筆成韻。亦不必詩歌經子皆然。論語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疑尤成韻。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殆。悔。成韻。嘗以語人。大矇絕倒。然解人聞之。必不河漢。

弋陽抵齶。多穿鼻。如關山。讀作光。羶之類。姑蘇穿鼻。多抵齶。如京城。讀作巾。塵之類。皆土音所囿而詛者也。

周德清合三江于七陽。彼非不知江韻收陽頗淺。但字入歌唱。其音曼長。勢必收入陽韻而後止。若令不收陽韻。必竟收東鍾。則又失卻江韻。略收陽本色。故不得不併爲江陽耳。

江陽庚青。其收鼻音處正同。故古韻七陽八庚往往相通。亦以收音相同故也。

易林之韻。非盡無合于古通法。第謬戾處。多不可訓耳。概以爲非。贗亦不受。執其是者。而欲盡護其短。則謬之大者也。蓋易林只似周易爻辭。其開或韻。或不韻。本不拘耳。

古韻有可互相叶者。有不可互相叶者。如東韻風字。可叶入侵韻。侵韻禽字。可叶入東韻。借若二字聯見。則讀風爲半金反。以從禽字可也。讀禽爲窮。以從風字亦可也。此古韻之可互叶者也。詩。頌。彼。晨。風。鬱。

彼北林則但可叶風從林而不可叶林從風以林字無叶入東韻之法也。易卽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則但可叶禽從窮而不可叶窮從禽以窮字無叶入侵韻之法也。此古韻之不可互叶者也。他韻皆然。推此可明。總欲博考古文從其同然者爲斷耳。

韻學之弊有四。淺學之士妄撰韻書重誣古人。註誤來學其弊一也。次有塞于牙吻囿于偏方雖稍窺古法而吐咳不明音注之間毫釐萬里其弊二也。又有妄作之徒不知稽古孟浪押韻其弊三也。才劣而口給者操觚之際利趨口而畏引繩故樂就三弊且爲之張幟其弊四也。

車遮韻中有讀嗟如齋讀些如西讀爺如移讀寫如洗讀夜如異者因而唱歌遂類如齊微收音法皆大誤也。又有讀靴如虛讀呆如霑平聲皆誤。

度曲須知一書可謂精于音理但字母堪刪論後總括十九韻頭腹凡例侵尋法當閉口則侵宜作妻音切鍼宜作知音切深宜作施音切欽宜作欺音切金宜作饑音切今凡宜用音字者俱用恩字是不閉口而抵觸矣亦其漏也。

予論韻之離合遞變雖復援據無訛第理須通變而難盡一此予所謂韻學難齊又云可略言而不可引繩以求也。卽中原十九韻轉收諸例雖法不厭詳俱有定說而歌亦存乎神明要合齒牙得利而已。詩不以辭害志易不可爲典要予于韻學亦云。

學士大夫能稽古而多不嫻音律伶人歌工能歌而不讀書則習流而昧源此聲韻之學少能貫通之也。

況學者又多未稽古而優伶併鮮精于音律者乎。

余論衛風伯兮。揚兮邦之桀兮。是用兮字成句。以揚桀二字成韻。下二句既不用兮字。便自變韻。此韻法隨句法變也。大抵古詩類然。然亦有句變而韻仍者。如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下二句雖變法。仍用旦字與燦爛二字相叶。又一法也。

古詩虛字前一字叶韻者多矣。又有用實字爲餘聲者。如北門第二三章。小雅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皆以我字前一字叶韻。是以我字爲餘聲也。鄭詩今二章。皆以女字前一字叶韻。是以女字爲餘聲也。蓋詩人大抵以句末字同者。卽爲餘聲耳。

沈休文以朋字隸入蒸韻。後人多疑之。以爲朋音蓬。當入東部。援常棣每有良朋。蒸也無戎。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爲据。斥沈之誤。或又云。可以入東。可以入蒸。如上二詩。則入東之證也。椒聊篇。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則入蒸之證也。予謂說唯椒聊爲可据。餘俱非是。蓋古朋字讀蓬恆反。原無讀正蓬音者。常棣戎字。本不與朋相叶。卽上章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可見而翹翹車乘詩。弓字讀如姑膺反。正叶朋字。入蒸韻。采芣篇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緝之繩。閟宮篇。朱英綠縢。二矛重弓。九歌。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弓與縢。縢。相叶。俱讀如此。蓋可据也。然則朋字宜入蒸部。而無入東部之理。休文自無弊耳。

凡唱曲有轉收諸法。自不可廢。然須唱本音合足後。乃作轉收耳。蓋本音是主。轉收是客。本音是身。轉收

是尾客故不可以勝主尾故不可以過大也。

古詩歌俱用虛字前一字叶韻余既論之詳矣而後人鮮知者明唐寅嬌女賦用只是收句是學大招而只字前一字俱不叶韻又如衝波傳載河上之歌云鷄兮鴣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今字前一字不相叶韻此歌作傳者所造不但僞擬之陋亦徵學古之疏杜牧之阿房宮賦明星燦燦開妝鏡也八句也字前一字亦俱不叶韻乃知前人亦多昧此法至伯虎益無論已又觀漢書韋元成詩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又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之字而字前一字亦不叶韻夫元成父子兄弟以詩起家而不精韻法如此爲之一笑或曰明星燦燦八句鬢蘭相叶是隔句韻搜神記淮南操十二句下甫女三韻相叶韓愈送陸歙州詩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兮蓋古人用韻有此法云

劉向列女傳有頌有贊其頌相傳卽向作或云子歆作其用韻律之古文未爲盡倫然頗有雅合者其贊則不知何人所作不但用韻猥雜卽其辭亦卑陋可笑

毛詩單叶十蒸韻處甚多卽閒雜他韻亦不過夢雄弓合音綬數字耳余故嘗云此韻在古亦未嘗不嚴至晉宋而下單押益密矣

陳第以免置篇施子中達達字說文作趙音求與下句仇字叶與考亭讀仇爲渠之反與達叶者相左然予讀漢趙幽王歌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托天報仇仇可與之叶自亦可與達叶不必定

讀如述。讀達如趙耳。

詩韻唯孫愐唐韻一書最爲古本。稽載亦詳。明考韻者。自當據以爲正。借如灰韻一部中。亦自別。而孫本臚分最清楚。如同枚之類。自以灰字領韻爲一段。開哀之類。自以咍字領韻爲一段。又如元韻一部中。亦自別。孫本如袁煩之類。以元字領韻爲一段。昆門之類。以魂字領韻爲一段。又如隊韻一部中。亦自別。孫本如佩妹之類。以隊字領韻爲一段。養戴之類。以代字領韻爲一段。穢吹之類。以廢字領韻爲一段。今如柴氏古韻通。沈氏詞韻。多有某韻半通之例。覽者多不通曉。但案孫氏本而考之。亦庶幾矣。